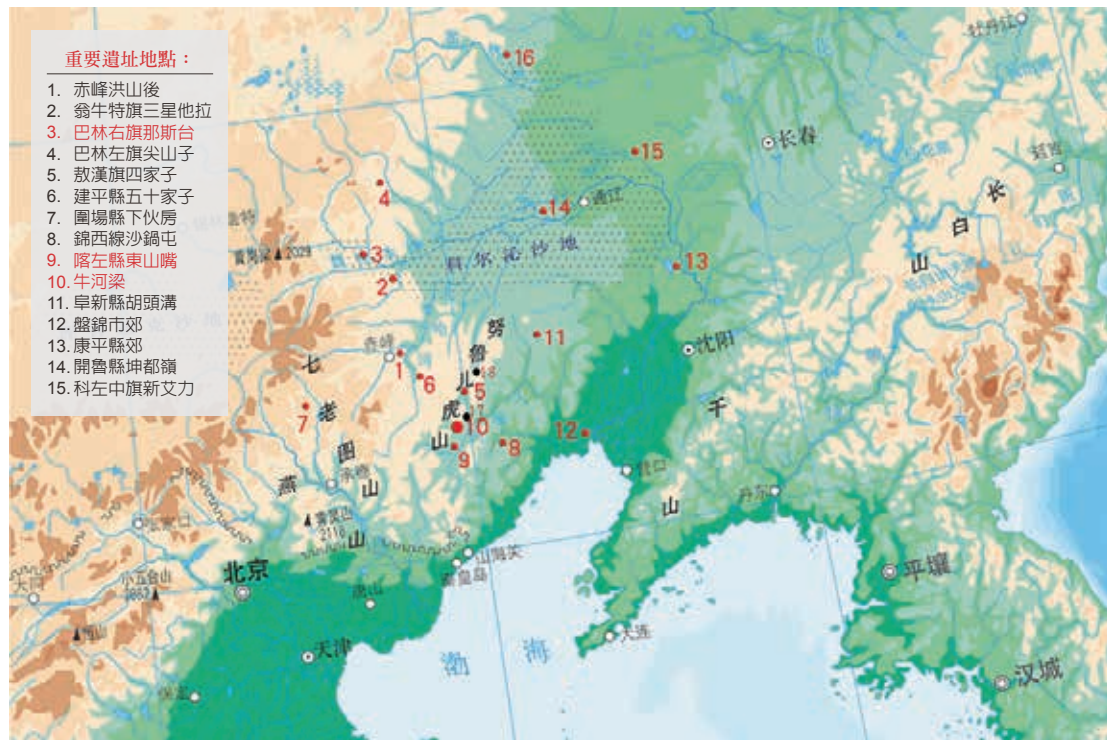




地圖一 牛河梁及紅山文化重要遺址位置及分布圖 引自《牛河梁遺址》，朝陽市文化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地圖二 牛河梁地區紅山文化遺址分布圖 黃翠梅繪製

# 紅山文化人體雕像解析

郭大順



繼三十多年前被譽為「海內孤本」的牛河梁女神廟和泥塑神像群發現之後，近年又在草帽山等遺址有石雕人像出土。面對這一尊尊神態各異、呼之欲出的祖先形象，感覺五千年時空似乎已並不遙遠，且又不時從中觀察到令人驚喜的新跡象。海外同行也予關注。二〇一三年由斯普林頓 (Springer) 出版社所出「World Prehistory」三月號封面和封底都用了女神頭像照片；同年劍橋大學倫福儒 (Colin Renfrew) 教授在《世界考古·上海論壇》講演中，將牛河梁遺址與西亞、西北歐洲和中南美的一些著名史前禮儀中心遺址相比較。不過，我近年在游歐期間留意介紹世界各地史前人體雕像的書籍和展覽，仍鮮有紅山文化的新發現。感慨之餘，改就此文，以就正於海內外廣大讀者。

距今五千年前活動於東北南部的紅山文化先人，有許多藝術創造。除了世人熟知的玉器以外，人體雕塑是又一項主要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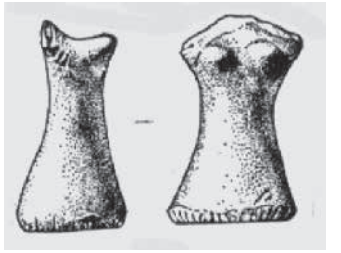
紅山文化的人體雕塑最早於一九六三年發現於內蒙古赤峰市西水

泉遺址，引起較多關注的是一九七九年在遼寧喀左東山嘴遺址的發現，而以一九八三年在遼寧朝陽牛河梁女神廟遺址發現的女神塑像群最為重要。（地圖一）此後，赤峰、朝陽地區又不斷有新的發現。（地圖二）現依質

地和規模，分類加以介紹。

## 標本舉例

依質地可分為泥塑和陶塑、石雕和玉雕兩大類。依規模可分為小型（高在一〇公分左右）、中型（小於真人原大）、大型和特大型（等於或



圖一 陶塑小型人像 西水泉遺址出土



圖二 東山嘴遺址全景 作者提供

大於真人原大）三類。  
A・泥塑和陶塑。

共選標本一五例。其中泥塑六例，陶塑九例。

標本A一

陶塑小型人像。（圖一）赤峰西水泉遺址一號灰坑出土。為泥質褐陶，半身，頭部殘缺，殘高三・八公分。胸部乳房突起，下部周邊刻劃豎條紋。發掘者認為屬女性塑像，但發表後並未引起注意。（註一）

標本A二—A四

為東山嘴遺址出土。（圖二）（註二）遺址位於喀左縣城東南大凌河西岸的高岡上。一九七九年在這裡發掘出一組南圓形（祭壇）、北方形的石砌建築組合。陶塑人像殘塊出土於祭壇及附近。都為泥質紅陶。

標本A二

陶塑小型人像。（圖三）表面打磨光滑。圓雕，頭和右臂缺失，殘高五公分。裸體，倚坐式，腹部隆起，臂部肥大，左臂彎曲貼於上腹部，以三角窩形表現陰部，是典型的「婦女小雕像」。

標本A三

陶塑小型人像。（圖四）殘高五・八公分。形體同於標本二，只殘軀稍長，表面未打磨，陰部記號為放射狀刻線。

標本A四

陶塑中型人物坐像。（圖五—1、2）為同一個體的上下殘件各一塊。上下部殘件各寬二二公分。裸體。上



圖四 陶塑小型人像 東山嘴遺址出土



圖三 陶塑小型人像 東山嘴遺址出土



圖五 陶塑中型人物坐像 東山嘴遺址出土



身為片狀，在外鼓的正面塑出交叉的雙手臂，以右手握左手的手腕部，交叉於腹部中間；下身近圓雕，有空內腔。盤膝正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腳心向外，底部平整並滿飾席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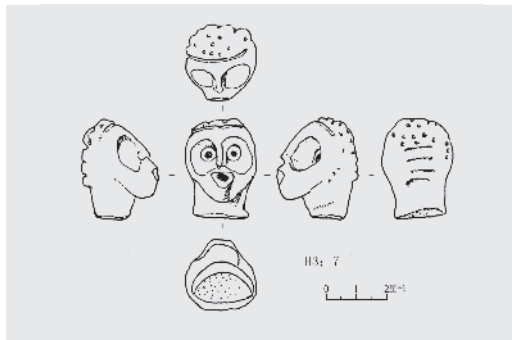
標本A五—A一二

為牛河梁遺址出土。（《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一九八三—二〇〇三年度）》，文物出版社，二〇二一。以下所引牛



圖六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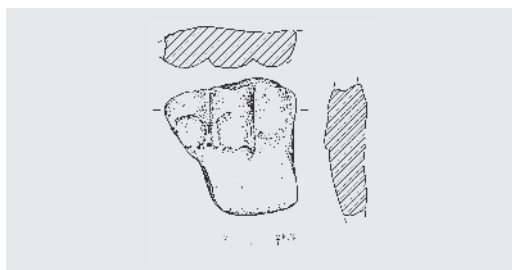
河梁標本均見此發掘報告）牛河梁遺址為女神廟（圖六）與圍繞其外的祭壇、積石塚群組成的占地約五〇平方公里的遺址群。女神廟僅試掘就獲得泥塑的人像手、上臂、肩部，乳房，還有耳和眼球等數十塊，它們分屬六至七個個體。體形多為真人原大。在被擾動的西室外，採集到相當於真人二倍大的上臂、腿部、乳房等；更在女神廟



圖十二 陶塑小型人像 頭部殘件 牛河梁遺址出土 (N1: 5)



圖十三 陶塑大型人像 面部殘件 牛河梁遺址出土 (N3G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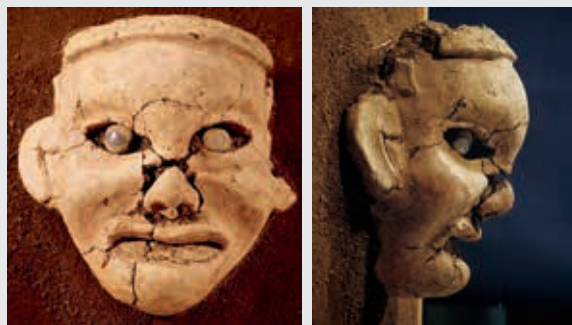
圖十四 泥塑大型人像 手部殘件 牛河梁遺址出土 (N16Z1①: 24)

五地點二號塚出土。圓雕，頭部和右腿殘缺，殘高九·六公分。裸體，立式，有雙乳的表現，腹微鼓，背部內凹，體形曲線明顯，應為女性，上臂彎曲，撫於腹前，塑出左足特徵及半高筒的皮靴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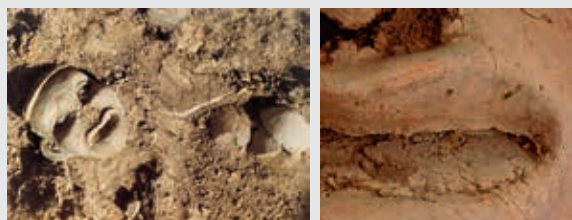
標本 A 一三

泥塑手部殘件。(圖十六)建平縣東山崗積石塚出土，塚前設祭壇。塑像殘件可見為多指併攏狀。

標本 A 一四



圖九-1 牛河梁第一地點泥塑女神頭像 圖九-2 女神頭像側面



圖九-4 女神頭像出土 圖九-3 女神頭像唇部 (可見右上嵌蚌片痕)

圖九 泥塑大型人像 頭部 牛河梁遺址出土 (N1J1B: 1)



圖十 泥塑大型人像 手部 牛河梁遺址出土 (N1J1B: 2)



圖十一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中室西側女神坐像殘件

的主室正中央，發現相當於真人三倍的耳與鼻部。特別是在女神廟的主室西側，發現了一尊較為完整的女神頭像。廟附近的積石塚和窖穴也發現有泥塑和陶塑殘件。

標本 A 五

泥塑特大型人像鼻部。(圖七)出土於主室中部。為鼻左下側殘件。可見近圓形的鼻樑、左鼻翼及左鼻孔。僅鼻孔徑就達一·八公分。

標本 A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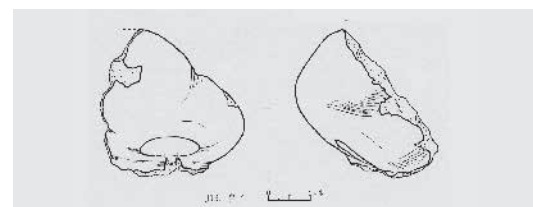
泥塑特大型人像耳部。(圖八)也出於主室中部。表面粗糙，遺捏塑痕，有耳輪的表現。長一二公分。

標本 A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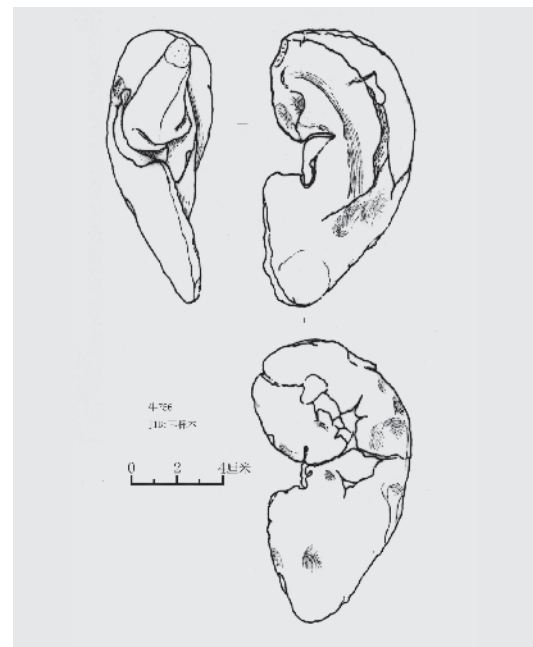
泥塑大型人像頭部。(圖九一、二)出土於主室西側。高二四公分，相當於真人原大。較完整，只頭頂部殘缺。頭像後部有貼於廟牆壁的痕跡，屬高浮雕。表面打磨且塗朱。額上塑箍飾，鬢角處塑系帶。嵌玉片為睛。

標本 A 八

泥塑大型人像手部。(圖十)出土於中室。長一二公分。為左手，作



圖七 泥塑特大型人像 鼻部 牛河梁遺址出土 (N1J1B: 18)



圖八 泥塑特大型人像 耳部 牛河梁遺址出土 (N1J1B: 16)

握拳下托狀。

廟內還發現有盤坐姿態的人像，與東山嘴標本 A 四姿態相同，可能表明這種盤坐的姿態，是當時神像的一種固定姿態。(圖十一)

標本 A 九

陶塑小型人像頭部殘件。(圖十二)出土於女神廟南部灰坑。為泥質褐陶，通高三·一公分，頭頂有髮跡的表現，並間以小圓坑數個。圓眼，眼窩大而深，鼻樑直，吻部甚為外突，嘴部圓鼓突出，作吹噓狀。無耳的表現。

標本 A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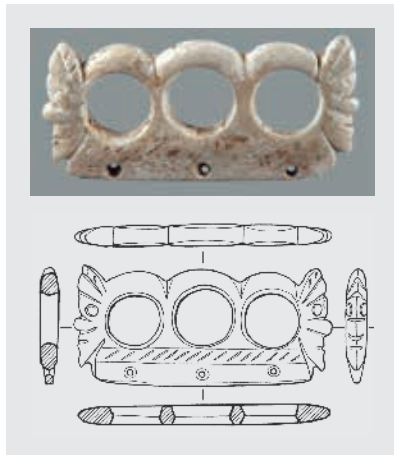
陶塑大型人像面部殘件。(圖十三)第三地點積石塚圍溝內出土。約相當於真人原大。可見寬鼻頭和高隆起的上下唇，鼻翼和人有細加工，甚為寫實和富有表情。

標本 A 一一

泥塑大型人像手部殘件。(圖十四)第一六地點出土。約當真人原大，為食指、中指、無名指三指並列的手指端部殘件，可見寫實的指甲；

標本 A 一二

陶塑小型人像。(圖十五)第



圖二一 人首三孔玉梳背飾件 (N2Z1M17: 1)



圖二十 石雕人像 那斯台遺址收集



圖十九 石雕人像頭部殘件 草帽山遺址出土

那斯台遺址採集。為跪坐的全身像，高一九・四公分，通體磨光。頭頂有三層「相輪」形裝飾，頂部平齊。面部輪廓近菱形，突出三角形鼻部及甚下斜的目部。兩臂於胸前作合掌狀，束腰，跪坐式，赤腳。由於標本為採集品，該遺址還有趙寶溝文化和興隆窪文化陶片，其年代和文化所屬不確，但不會晚於紅山文化。（註三）

#### 標本 B 二

石雕人像。（圖二十一、二）

敖漢旗四家子鎮草帽山二號積石塚出土。也為塚前設與祭壇的組合。石雕人像出於塚的中部。為圓雕。殘高一八公分。紅砂岩質，表面較粗糙，但雕工講究：面部較長，五官清晰：目微閉，有清晰而準確的眼球輪廓。嘴也微閉。寬鼻樑，圓鼻頭。頭頂以上有規整的近於彎板狀的似冠形飾物，其前部與環繞額部一周的帶狀髮箍前後相連，後部在近髮箍處內收，又似束髮。

#### 標本 B 一

石雕人像頭部殘件。（圖十九）

二一）牛河梁二地點一號塚出土。橫長七公分，白色，約為頁蛇紋岩質，通體扁平，下部有窄樺部，樺面鑽三孔。兩端人頭像雕法較為粗簡，但人的眼、鼻、嘴部都甚為清晰，鼓目、圓鼻頭，下顎尖。頭頂有冠飾的表現，冠上刻斜線：出土時位於人頭骨下，是這類三孔玉器為梳背飾的新證據。

#### 標本 B 四

玉人。（圖二二）出土於牛河

梁第一六地點二號墓即中心墓人骨盆骨左外側，面朝下。淡青色河磨軟玉，頭頂遺有玉料深褐色石皮。通高一八・五公分。圓雕，半裸體，女性。頭部有圓頂，額上箍飾。目、嘴、鼻和上臂都以寬而短的陰線條雕出。五官緊湊上提，嘴微張，目上彎，耳廓中內凹，通體瘦長，雙臂曲肘扶於胸前，雙足斜立，肚臍高聳如尖，額間一棱目形洞，整個身體作平臥吸氣且表達上下貫通之意。背面較平，頸部縱橫兩孔相交。

陶塑人像陶器。（圖十七一、二）敖漢旗興隆溝遺址房址出土。為在筒形器上浮雕全身人物。頭部完整，左耳垂有單耳墜的墜孔，口部前鼓作呼喊狀，極富表情。可見頭上冠飾，髮由冠頂中部穿出的前彎束於冠的前部中央。眼眶內填泥餅為睛；體為盤坐式，雙手交叉，右手握左手腕。器為圓筒形，無底。底緣內側有近似起「台」的作法，人物頭頂有一穿孔，其造型與所表現的上下貫通之意近於紅山文化積石塚上的陶筒形器，故這應是一件有人物裝飾的筒形器。

#### 標本 A 一五

三人蹲坐陶塑像。（圖十八）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二一號灰坑出土。高五・二、底徑四・二公分。為三裸體女性手臂相交，相擁相抱。有以為似跳舞狀。從都為蹲踞的姿態看，同於紅山文化其它玉石雕和泥塑人像的姿態，可能仍是與祭祀有關的遺物。

#### B・石雕和玉雕。

選標本六例。其中石雕二例，玉雕四例。



圖十六 泥塑手部殘件 東山崗遺址出土



圖十五 陶塑小型人像 牛河梁遺址出土 (N5SCZ2: 4)



圖十八 三人蹲坐陶塑像 興隆溝遺址出土



圖十七 陶塑人像陶器 興隆溝遺址出土

### 工藝試析

對於這批人體雕像的藝術成就，需不斷有藝術史方面的深入解讀。筆者有幸較早接觸部分重點實物，覺得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強調。

一、是圓雕技法的掌握。紅山文化這

批人體雕像使用了平、浮雕、高浮雕和圓雕等雕塑的全部基本技法。特別是有多件圓雕作品，其中如東山嘴的兩件小型婦女孕婦塑像，除明確的孕婦特徵以外，還有上臂曲、體側傾、倚坐式等動作的表現，儘管多特徵和體態變化，但在人體各個部位、相互關係從而在整個體形的把握上，都不失諧調統一；玉石雕的多件圓雕作品中，草帽山石雕人像（標本B一）屬大中小型人體雕像，形象卻極度寫實，從頭頂到面部的每道工序雕刻的都很到位，呈現神者安詳而不張揚的狀態；還有海內外博物館收藏的多件玉坐人，已是非單一題材的人獸合體，又表現曲度甚大的坐姿，雕刻技法要求較高，都是反映紅山文化人體雕塑藝術水平的代表作品，說明紅山人已經熟練掌握了圓雕人像的工藝。

二、是對大型人體的塑造。主要實例為牛河梁遺址女神廟的一批泥塑人體雕像。這批人體雕像都為相

當真人甚至真人二—三倍的大型和特大型雕像，而且都為全身像，這無疑加大了塑造的難度。對這批大型雕像基本工序的初步觀察結果是：先立骨架、上堆粗泥，再用中泥塑造，外用細泥加工打磨。這樣選料分層塑造，使大型人像雖甚為厚重，卻能保持不塌不裂不變形。此外，人像的姿態也是多種多樣的。從體態看，可分為盤坐、倚坐與跪坐。其中大型像大都為盤坐式。從手部殘件看，則有握拳、按掌等。不僅每一形象和動作都塑造得甚為準確，而且從貼塑於廟拱形牆壁、額頭高起、緊收下頰的女神頭像看，當時已注重對大型神像仰視效果和實際比例的調整。（見圖八—2）可見，紅山人已經比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古代對大型人體的雕塑技法。

三、是寫實與誇張的結合。這批人體雕像雖然寫實性很強，又在寫實的基礎上予以神化，但非過分誇大。這也以牛河梁遺址的女神頭

有學者以上兩件標本為人披獸（熊和牛）皮的人獸合體，是合理的解釋。（註四）

劍橋大學飛廉姆斯博物館收藏。高

一二·二公分。選河磨玉為料，色澤

標本B六

熊人合體玉坐人。（圖二四）

標本B五

玉坐人。（圖二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高一四·六公分。青黃色間玉璞皮及赭色斑。長角高聳，有尖耳，面部狹窄，五官不顯，雙手扶膝，細腰，隱有陰部表現。背上部對鑽一隧孔。另，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和瑞典遠東博物館各收藏一件類似玉坐人。

標本B五

玉坐人。（圖二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高一四·六公分。青黃色間玉璞皮及赭色斑。長角高聳，有尖耳，面部狹窄，五官不顯，雙手扶膝，細腰，隱有陰部表現。背上部對鑽一隧孔。另，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和瑞典遠東博物館各收藏一件類似玉坐人。



圖二三 玉坐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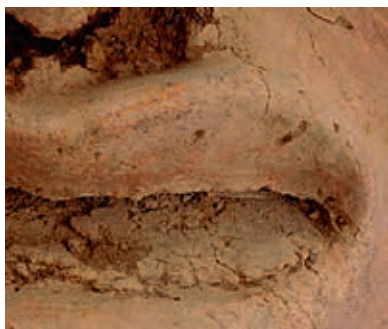
圖二二 玉人 牛河梁遺址出土（N16M4：4）



圖二四 熊人合體玉坐人 劍橋大學飛茲威廉博物館藏



圖二五 貼貝齒石雕人首像 興隆溝遺址出土



圖二六 泥塑大型人像 女神頭像唇部（可見右上嵌蚌片痕） 牛河梁遺址出土（N1JIB：1）

像最具典型性。（標本A七）這尊頭像從五官比例和形象分析，完全是寫實的，但斜立的雙眼，外眥的上唇，凸起的雙頰，尤其是以玉為睛，都明顯是使用了藝術誇張的手法，這大大增加了神化效果，卻並不失真，而使人物更富有生命力。近對這件女神頭像的下唇作近距離觀察，原以為是斷裂面，其實唇面甚為光滑，非斷裂，而為貼面，當有另鑲貼的牙齒。湊巧的是，林西縣白音長漢和興隆溝遺址第二二號房址發現的興隆窪文化石雕人像就都有鑲蚌片為齒的作法（圖二五）（註五），牛河梁這尊女神頭像上

唇的左上邊緣也找到了以蚌代齒的痕跡。（圖二六）可知，這尊女神頭像是運用了多種手法大力加以神化，從而以寫實與神化的完美結合使紅山人人體雕塑工藝水平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 功能推測

對這批紅山文化人體雕像的功能尚在探討中。依目前的認識，可分為可能供奉以受人們膜拜的「崇拜偶像」和「非崇拜偶像」兩大類。

牛河梁女神廟內圍繞主神的群神塑像應都為崇拜偶像，東山嘴、牛河梁第三、一六地點、建平東山崗和敖漢草帽山設祭壇的積石塚所出大中型泥塑和石雕也應都與崇拜偶像有關。

接著要探討的問題是，在中國的史前時期為什麼只有紅山文化的人體雕塑藝術得以發展起來？祖先崇拜在這裡產生較早，可能是主要原因。即牛河梁遺址的女神廟和積石塚群中作為崇拜偶像的大中型人體雕像，應都為祖先崇拜的偶像。

我們先是從以下兩方面認識這一問題的。

一、是人體雕像的塑造不僅注重寫實性，他們還可能是模仿真人塑造的。這最初是從泥塑臂腔內遺有骨骼碎片聯想到的，後又觀察到塑像有對人體細部的忠實描述。實例如胡頭溝積石塚和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塚的墓葬中都有特殊的單耳墜習俗（註六），女神頭像殘缺的左耳耳垂上部可看出有一穿孔，完整的右耳耳垂部卻並無穿孔，也是這種單耳墜習俗的表現。敖漢旗興隆溝遺址陶塑人像也只左耳垂穿單孔。正如蘇秉琦先生對女神頭像的評價：「『女神』是由五千五百年前的『紅山人』模擬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由後人想像創造的『神』，『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二、是對遠祖與近親的區別。牛河梁遺址是廟與墓組合，而積石塚墓群中又有設壇的塚壇組合的規律，積石塚旁還常有其它祭祀遺跡，這應是為對祖先亡靈崇拜的

遺跡，而環繞其中心的女神廟當為更高層次的祭祖場所。依巫鴻觀點，當時的崇拜對象已有「近親」與「遠祖」的觀念和分別（註七）。由於積石塚大型墓特別是中心大墓都為男性，可知對近親的祭祀對象主要應為男性祖先。

對紅山文化祖先崇拜的進一步的認識是「個祖與共祖」和「女神與男祖」概念的提出。「個祖與共祖」是受前述蘇秉琦先生有關「共祖」說的啟示，從牛河梁女神廟與積石塚不同規格的崇拜偶像的比較中得以印證的。牛河梁遺址的女神廟，所出人體雕像不僅個體屬大型甚至特大型，而且不只一尊，是圍繞主神的群神組合，廟又獨立於積石塚和祭壇之外，處於被積石塚和祭壇所環繞的主樑頂部，是整個遺址群的主體，顯示其不屬於某一個如聚落或聚落群及其所代表的氏族、部落，而只能是共屬整個文化共同體的。這座女神廟當為紅山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共同崇拜的先祖神，即「共祖」。而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第三、一六地點、建平東山崗和

敖漢草帽山積石塚等的陶泥塑或石雕人像，雖然也都是被崇拜的偶像，但規模要遠較牛河梁遺址的女神廟為小。當為每座山崗積石塚所代表的各個社會單元所崇拜的偶像。說明紅山文化的祭祀場所和崇拜偶像是分層次的。紅山文化的每個社會單元都有自己的祖先神，而整個紅山文化又有該文化共同體共同的祖先神。是為「個祖與共祖」的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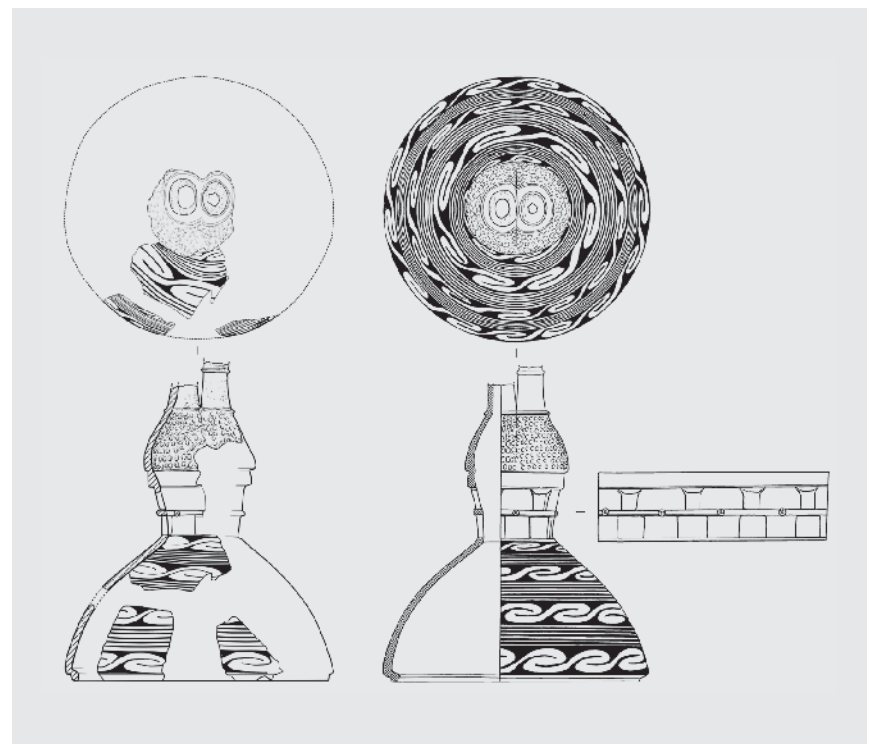
「女神與男祖」概念的提出，則是由於牛河梁女神廟和各地點積石塚所見人體塑像，能辨認出性別特徵的，都為女性，為此，有學者歸納為「女神男巫」（註八），不過筆者認為稱「女神男祖」可能更確切些。這是因為在牛河梁遺址的各積石塚辨認出一種特異型的「塔」形陶器。此類器不僅個體較大，而且造型甚為獨特與複雜，可分出瓶形小口、圓鼓飾窩點紋的上腹和裙邊、飾成排大鏤孔的束腰和滿繪彩色圖案的底座等四個部分，尤其是瓶狀口部的兩側還各附一橢圓狀豎鑿，可知此器其實是男性崇拜物，或可直稱為「祖」形器。（圖二七、二八）

這類「祖」形器，在積石塚所見數量甚少，多隻一件或幾件，所處位置在塚的中心。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在女神廟內也出一件這類器的殘片，器壁厚達二公分，質地純潔而堅硬，器的裙邊直徑約五〇公分，底座殘片壁近

握腕、盤坐的固定姿態所顯示的祭祀禮儀的制度化 and 圍繞主神的群神不同層次，又有遠祖與近親、個祖與共祖的區別，還有女神與男祖的分野，表明距今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已進入了祖先崇拜的高級階段。其實，祖先崇拜作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的崇拜形式，被一直延續下來，必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安陽殷墟西北崗王陵區（約西元前一二〇〇至前一〇四六年）內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辭中對先公先王的各類祭祀禮儀的記載表明，三千多年前商代的祖先崇拜已非常發達，向上追溯到五千年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遼西地區在先紅山文化時期就經常有石雕人發現（圖二九），且在雕塑手法上表現出明顯的承襲關係，如前述的「以蚌代齒」。

一般以為，中國古代祖先崇拜的發達並不表現在偶像崇拜，而是以牌位替代，即所謂「宗」。（註十）以上紅山文化的祭祀遺存的發現大大改變了這種狀況，還促使我們作這樣的設想：在中國歷史的史前時期，為既有以偶像為祭祀對象的女性祖先即女神

直，顯示該器體型特大特精，復原高度可達一·五公尺以上，應非一般祭器，而應是廟內與女神塑像並存的男性崇拜物。許倬雲先生將文獻與考古資料相結合，考證中國從史前到夏商周三代時期神與祖的區別與聯繫。（註



圖二七 陶塔形器 牛河梁積石塚出土（N2Z2）

崇拜，又有以象徵物為祭祀對象的男祖崇拜；夏商周三代時期，隨著男性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和對女性祖先回憶的淡化，以象徵物為祭祀對象的男性崇拜徹底代替了以偶像為祭祀對象的女神崇拜，從而切斷了中國古代人物雕塑藝術發展的條件，這是否可以視為中國古代人物雕塑藝術未能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

最後說一點影響與交流。遼西地區作為東北與東北亞的前沿地帶，與

西亞與新大陸的人體雕像有可比性。草帽山工藝成熟的石雕人像是進一步的比較材料。由此而提出的西遼河流域史前時期，特別是紅山文化晚期人體雕像的發達，是否有來自西部的因素和對東北亞甚至更遠的環太平洋地區的影響，也是尚待進一步的發現和考證和課題。

既有塚前設壇的祭祀址規範化佈局、崇拜偶像額箍、冠上束髮，交臂



圖二八 建平東山崗塔形器上部殘件

圖二九 內蒙古白音長漢興隆窪文化石雕人像

註釋

1. 〈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三年二期。
2. 〈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四年十一期。
3. 〈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調查〉，《考古》一九八七年第六期。
4. 孫守道，〈紅山文化「玉熊神」考〉，《中國文物世界》一四〇期，一九九七；鄧淑蘋，〈談談紅山系玉器〉，《故宮文物月刊》一八九期，一九九八；又見徐琳，〈三尊「紅山玉人」像解析〉，《中國社會科學報》，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一四博物版。
5. 〈內蒙古赤峰市興隆溝聚落遺址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的發掘〉，《考古》二〇〇四年七期。
6. 胡頭溝三號墓之二和三號墓之五各隨葬一

作者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7. 件綠松石質的魚形耳墜，見方殿春、劉保華，〈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文物》一九八四年六期。
8. 巫鴻，〈從「廟」至「墓」〉，《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
9. 易華〈紅山文化定居農業生活方式——兼論游牧生活方式的起源〉，《紅山文化研究——二〇〇四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
10. 許倬雲，〈神祇與祖靈〉，《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燕山出版社，二〇〇二。
11. 楊寬，〈古史新探〉，中華書局，一九六五；俞偉超，〈先秦兩漢美術考古材料中所見世界觀的變化〉，《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